

常德路文人旧事(上)

◆ 朱少伟

恒德里 聂耳正式开始艺术生涯

常德路 633 弄(恒德里)65 号, 处于弄堂最内侧, 系两层新式里弄房屋。它的上部为灰泥墙面, 下部为红砖墙面, 整幢建筑与周边的民宅相比显得较大。这里是人民音乐家聂耳在沪旧居。

1930 年 7 月, 初抵上海的聂耳经过同乡引荐, 进入昆明云丰商行在沪所设的“云丰申庄”干活。翌年春, “云丰申庄”因故关门, 失业的聂耳看见《申报》登出联华歌舞班(明月歌舞剧社前身)招生启事, 马上赶去报名, 被主考的黎锦晖录取为小提琴练习生, 正式开始了艺术生涯。

据黎锦晖的回忆录《我和明月社》提及:“在沪还公开招考一次, 聂紫艺(聂耳)、李果等五人被录取”;“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之役, 日寇炮火烧到上海。国难当前, 联华股东主张紧缩机构, 借此为因, 决定停办歌舞班, 发了三个月遣散费”;“名义上联华歌舞班被解散了, 实际上全部班底一个不缺, 严封不动地重新组织起来。大家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把团体维持下去, 改名为‘明月歌舞剧社’”;“成立了‘社务委员会’, 由我、黎景光、张簧、张弦、王人美、王人艺、黎莉莉, 聂耳等人担任委员”;“为了节约开支, 迁出联华宿舍, 找到赫德路(常德路)恒德里内一幢房子。据说:这所屋子闹‘鬼’, 空关了两年多没人住, 积尘很厚, 在房东派人初步打扫之后, 聂耳又邀集几个社员进行了洗刷, 房子焕然一新”。1932 年春, 明月歌舞剧社数十人搬入恒德里 65 号, 底层是排练场, 二楼是男演员宿舍, 三楼是女演员宿舍, “待遇一律平等, 吃大锅饭”, 迄今仍能找到聂耳和一些同伴在集体宿舍门前的合影。

从一位高龄居民那儿获悉, 当

上海常德路是一条南北向的马路, 横穿静安、普陀两区, 全长逾二千八百米。它始筑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后来租界当局为了纪念曾长期担任清廷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 定名赫德路; 1943 年, 以湖南地名常德更名常德路。这条马路在申城虽不算“通衢大道”, 却“资格”很老, 而且至今依然保存着不少值得人们关注的史迹, 从一条条老弄堂和一幢幢老房子中仍可以捕捉到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感受到昨天的特殊气息……

年聂耳住在楼上最靠北的那个房间, 常在底层练小提琴。我知道, 聂耳就是在明月歌舞剧社期间与田汉结识, 并于 1933 年初经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 两人一起在申城陆续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铁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田汉作词, 聂耳谱曲)。其中的《义勇军进行曲》, 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常德公寓 张爱玲充分显示才华

常德路 195 号, 是一座沿街的四层楼房, 具有意大利建筑风格: 平面略呈“凹”形, 每层三户, 户型有二室户和三室户; 每户客厅较大, 设置壁炉, 卧室均有小贮藏室和卫生间, 厨房沿西外廊布置, 双阳台连通客厅和卧室。它原先称为爱丁顿公寓, 后来更名常德公寓, 这里有著名女

作家张爱玲的旧居, 她在 1939 年住进 51 室, 1942 年搬入 65 室。

张爱玲系晚清重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 她在黄浦江畔度过少女时代, 就赴香港求学。仅隔数年, 她又重返申城, 与姑姑张茂渊一起闲居常德公寓, 两人各有自己的卧室和盥洗室, 中间有厨房相连, 要见面开门即可; 若不想打搅, 也能从消防门进出, 可算各有私人空间。就是在这里, 她开始尝试职业写作, 好多人或许不知道, 她在沪成名系从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起步。《紫罗兰》创刊于 1922 年夏, 是综合性半月刊, 后因故停办; 1943 年 5 月复刊, 改出月刊, 三十六开本, 每期近二百页, 宗旨为“文学与科学合流, 小说与散文并重, 趣味与意义兼重, 语体与文言齐放”, 至 1945 年 3 月终刊。张爱玲初识周瘦鹃, 正值他为《紫罗兰》复刊忙碌之际。据周瘦鹃在《写在〈紫罗兰〉前头》中说:“黄园主人岳渊老介绍一位女作家张爱玲女



■ 1932 年夏, 聂耳(左三)与王人美(左四)等在恒德里合影

士来, 要和我谈谈小说的事……说着, 就把一个纸包打开来, 将两本稿簿捧给了我。我一看标题叫做《沉香屑》, 第一篇标明《第一炉香》, 第二篇标明《第二炉香》, 就这么一看, 我已觉得它很别致, 很有味了。当下我就请她把这篇稿簿留在我这里, 容细细拜读, 随又和她谈起《紫罗兰》复活的事。”周瘦鹃读完张爱玲的作品, 感到挺像英国名作家毛姆的风格, 并有《红楼梦》的影子, 决定全部采用。当它们在《紫罗兰》复刊号和第二期亮相时, 张爱玲首次引起上海文坛瞩目。

接下来, 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女作家在常德公寓创作的《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心经》《花凋》等作品陆续在上海推出, 沦陷的申城出现“张爱玲热”。对此, 张爱玲在 1943 年 8 月发表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中称:“我为上海人写了一部香港传奇, 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

《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 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 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张爱玲奇迹般地崛起, 与上海沦陷形成文学真空状态密切相关, 这诚如当年傅雷所说:“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 谁也不存在什么幻想, 期待文艺园地里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 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 便有这情形。”

张爱玲在常德公寓的生活极惬意, 每天有人送来报纸和牛奶, 洗澡有热水, 家务和煮饭有佣人操办; 她不喜欢应酬, 常站在阳台上看着同花园(遗址为今上海展览中心的派)的街, 看街头的风景。周瘦鹃曾提及:“我如约带了样本独自去那公寓, 乘了电梯直上六层楼, 由张女士招待到一间洁而精的小客厅, 见了她的姑母。这一个茶会中, 并无别客, 只有她们姑侄俩和我一人, 茶是牛酪红茶, 点是甜咸具备的西点, 十分精美, 连茶杯和点碟也都是十分精美的。”后来成为张爱玲姐夫的李开第则曾谈道:“我常去那里看她们。一次, 我在公寓门口遇到爱玲, 爱玲说, 姑姑叫我去给伊买臭豆腐。那个时候, 张爱玲已经蛮红了。”张爱玲本人也感叹过:“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 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 养蜂种菜, 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碎语, 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坚不可摧

——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 秦忻怡



29. 下令实施“火鸟行动”计划

1945 年 8 月 6 日, 战俘集中营里的日本人突然一下子发疯了。他们见人就打, 甚至于战俘看他们一眼, 都会被痛打。所有战俘都被集中到操场上。日本人宣布:今天谁也不用去工厂, 都站在这里。谁要是站歪了, 马上拉出去枪毙。惩罚解除后, 战俘们很快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原来, 这天上午 8 点 15 分, 美国绰号“小男孩”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 600 米上空爆炸, 近 20 万人死亡。这些人当中, 就有在奉天战俘集中营里的日本人的亲属。三年来, 毒打已成为战俘生涯中必不可少的项目。这一次却大不相同。战俘们虽然受到毒打, 但他们非常兴奋, 非常激动。因为, 日本人越紧张, 他们离自由就越近了。与此同时, 战俘们还发现日本人在销毁证据。所有的文件, 只要跟战俘扯上关系的, 哪怕是他们写的一张纸, 画的一张图, 都被烧掉了。烟气腾腾, 成了战俘生涯最后一段时期, 战俘们最常见的场面。

很显然, 日本人在掩盖他们的罪恶。1945 年 8 月 14 日, 日本曾向所有的军司令部颁发命令, 要其在当天立即烧毁秘密文件。宪兵司令官向各宪兵部队发出指令, 详细叙述迅速烧毁大批文件的方法。而陆军省军务局俘虏管理部所辖的俘虏收容所长, 在 1945 年 8 月 20 日, 向台湾军参谋长发出了同样文字内容的电报。其中说:“被敌方获得时不利于我们的文件, 也与秘密文件一样, 在用后必须销毁。”这份电报是分发给朝鲜军、关东军、华北方面军, 以及香港、沈阳、婆罗洲、泰国、马来西亚及爪哇各地军官的。

急于探知外面情形的战俘们, 通过中国工友这条特殊的战线, 打听到日本 8 月 15 日投降了。可令人奇怪的是, 战俘集中营里还是没有变化。大家有些怀疑, 难道听错了? 日本人却有自己的打算, 他们想要尽可能长时间地控制这些战俘。16 日, 帕克将军等一些军官被命令打起行军包。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站是哪儿。在踏上未知的旅程前, 帕克将军和翰金斯少将想和日本人谈谈, 日本人毫无

理由地拒绝了他们。奉天战俘集中营里的 2000 多名战俘, 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帕克将军又将要去往何处?

就在菲律宾战事开始, 或者说更早些时候, 海尔·利思进入美国战略情报处工作。经过各种训练后, 1945 年 5 月 16 日到达中国昆明。6 月, 利思进行了伞兵训练, 这是为营救战俘作最后的准备。

8 月 13 日, 中国战区召开特别成员会议, 讨论营救战俘的不同任务。利思受命被派往奉天。盟军担心在满洲的日军可能会对高级将领战俘在远东实施绑架并扣作人质。

盟军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1945 年 6 月出版的《日本投降记》一书记载, 日本的总决战计划是“狠毒残忍到极点的”。这个计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撤退中国华中、华南日军, 毁灭江南精华区, 包括毁灭广州、毁灭京、沪、杭三角洲内一切建筑物, 毁灭武汉市。第二阶段: 从事本土及中国京杭大运河以南之防御战。第三阶段: 最后决战之阶段, 亦即日本、伪满、朝鲜的整个毁灭阶段。包括全力保卫东京, 以自杀战术抵抗盟军, 如果东京陷落, 即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东京投降后, 中国华北、东北及朝鲜的日军仍将继续决战, 直至全军覆没, 不歼一兵一卒投降或活命。

盟军在没收的台湾某一俘虏营的日记中有关于对俘虏实行“非常手段”时应采取的方法, 其中详述如下:“究竟是采取个别消灭, 集体消灭或无论什么办法, 究竟是用大量爆炸、毒烟、毒物、溺死、斩首或什么办法, 均应依照当时的情况来决定。无论什么时候, 须以不令一兵漏网、全部歼灭、不留痕迹为主旨。”这种全体屠杀的命令, 除其他情形外并包括对一切“企图逃脱可能成为敌方作战力量”的人, 都应加以执行。

奉天战俘集中营里 2000 多名盟军战俘的性命危在旦夕, 这里面包括帕克等 26 名将军, 甚至还有温赖特中将。盟军中国战区决定提前启动营救计划。

1945 年 8 月 16 日, 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少将下令实施了代号为“火鸟行动”的战俘集中营营救行动, 6 名美军战略情报处人员从位于中国西安市的美军空军基地起飞, 在奉天空降。

16. 决定请白焯杰吃饭

熊晓科的妈妈, 为了答谢白焯杰“舍己救人”, 决定请他吃饭。“有必要吗?”熊晓科不太想遇到白社长。老妈不耐烦了:“这只是个白头呀。”原来, 老妈的长篇小说新作, 签给了白社长他们出版社。她刚刚拿了“瑞雪奖”, 想趁热打铁, 给新书造势, 所以急着要和出版商联络感情。

这家餐厅十分隐蔽, 连招牌都遮掩掩的。狭长的走廊里, 老式木地板和护墙板泛着幽幽的光。走着走着, 突然别有洞天, 进了一个明亮的厅堂, 有个老男人在弹琴。他穿着白衬衫、黑背心, 鼻梁上架着老花镜, 弹的是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白社长父子已经到了。白焯杰今天穿了件 Tommy Hilfiger 的天蓝色 T 恤, 反戴一顶白底、竖条纹的纽约“洋基”棒球队鸭舌帽。菜肴陆续上了桌, 等所有人赞美了一圈下来, 白社长提他的老本行了。他说, 现在出版难做啊, 有的出版社找不到创新之作, 把国外五六十年前的老掉牙的绘本都引进了。只要找个有点名气的作家、教授翻译, 书的“腰封”印上金色的“某某、某某联合推荐”, 一定大卖。

熊晓科说出版圈也挺像艺术品收藏圈的。很多收藏热, 其实只是暴发户的三分钟热度。就像靠铁路发财的纽约豪门 Frick 和 Morgan 家族, 20 世纪初一掷千金, 收了很多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 掀起了美国的收藏热。其中有真品, 但有些是赝品, 招人耻笑。他们对古旧的画作孜孜以求, 是因为这些作品普遍受到认可, 并且知名度很高。另一方面, 财大气粗的新贵其实不怎么懂艺术, 所以不乐意冒险, 也没有慧眼去找出最前沿的东西, 挖掘出不久以后将被奉为大师的新人。

她谈了自己的见解, 白社长神色里满是惊悚。说:“小熊啊, 你小小年纪, 真是不简单哪。说起来, 国内引进这些经典作品后, 也没有好好翻译, 桑实的名教授彭叔原, 法国留学回来的, 给我们译过几本法国人写的书。哦哟, 写出来的童书干巴巴的。这个彭教授心思也活络得很, 看到章教授上电视, 在我们这里出书, 也跑到电视上做节目去了。你说, 他对

《红楼梦》能有什么见解呢?”

熊晓科听到白社长提起彭叔原, 紧张起来。老妈也嗅到了危机, 连忙打岔说:“不光出版社, 作者也是的, 看到小孩的书销得动, 都过来啄食了。我有个朋友, 写言情小说很有名的, 叫冯言言, 前不久也跟我说, 想写儿童文学了……”白社长就接口说:“这个冯言言我知道, 当年一枝花, 到现在还撑着不嫁人的。”

我说啊, 现在风气开放了, 离婚的人特别多。离异家庭的孩子, 很多性格都不好, 心理问题一大堆。但是啊, 你们家焯杰是例外, 阳光得很。小熊啊, 你跟叔叔说说, 犬子口碑如何?”

白焯杰看看熊晓科, 老妈也赶紧用脚尖碰碰熊晓科, 让她报喜不报忧。熊晓科笑着说:“他呀, 脾气很好, 对人有求必应。”从周一到周五, 白焯杰在学校腰杆硬不起来, 在剧社里, 甚至是饱受欺负的对象。不过他周末一回家, 被他老爹服侍得舒舒服服, 俨然成了白老太爷。白社长说, 每个周六和周日, 白焯杰都能睡到自然醒, 早餐喜欢点“宝塔”小笼馆的鲜七样: 一笼咸蛋黄小笼、一笼丝瓜鲜虾小笼、一笼蟹粉小笼、一碗菜肉大馄饨、一块素鸡、一个卤蛋、一杯冰豆浆。熊晓科听了, 顽皮地称其为“七一居士”。老妈又在桌子底下“提点”熊晓科。

白社长心情不错, 夸熊晓科“才貌双全, 前途无量”, 听说她正在写一本校园小说, 说:“小熊这本书, 叔叔签下来了!”白社长又频频夸自己儿子是有才干, 学会了炒股票, 帮他理财, 还会编剧。老妈也表扬白焯杰勇敢, 说他挺身而出, 这是多强的责任感, 多么崇高无私啊!“小同学受欺负, 我总要管的。”白焯杰说。“儿子见义勇为。”白社长说, “厉害啊厉害, 后生可畏哪!”白社长不吝唾沫地吹捧白焯杰。白焯杰费力扯出一个笑容, 有点僵硬。也许, 他正担心如何躲过混账的报复呢。

熊晓科百感交集: 白社长不了解自己的宝贝儿子, 他这些漂亮话, 就像生日蛋糕上精美的插排, 总是最先被扔掉的, 对白焯杰用处不大。要是这父亲的能察觉白焯杰的怯懦, 再教他一点防身的技术, 让他有男孩的魄力和智谋, 那还差不多。

矢车菊色的心情

戴紫裘

